



13
1787
54



門 1 3
號 1787
卷 54

性行

忠孝

周語虢之會楚人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爲請於楚
穆子曰不可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難我以私免是我會吾
私也夫必將或猶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君子是以忠作
作而不忠將或導之是昭其不忠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
非我之由爲戮何害

左傳宋萬弑其君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
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闔仇牧可謂不畏彊
禦矣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

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負貞也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
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忠乎忠民之望也
鞏之戰晉韓厥逐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如華泉取飲
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
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其事君者乃免
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韓詩外傳忠之道有三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以道

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是

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忠經漢馬融撰鄭玄註天地神明第一
聖君象臣百工守宰止盡忠十八章

漢書匈奴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張湯

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呂覽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

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

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此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

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援神契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

始終成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

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

曰譽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藥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養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鷄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三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

尊官馬堂高九伊棖題三園轉轂自乘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十二真君傳兗州曲阜縣南平鄉九原里有至人蘭公家族百餘口精專孝行感動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蘭公之舍自稱孝弟王云居日中為仙王月中為明王斗中為孝弟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已下託化人間示陳孝弟之教後晉代嘗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眾仙之長因付蘭公至道秘旨真誥至孝

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遊其墳地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此于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鑿鑄者甚多今舉此二人為標耳

世說庾子與父卒官巴西奉喪至瞿塘撫心長叫其夜水忽退既復水壯如舊時語曰灩預如撲水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盛德

世說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之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豈可以急相棄耶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杜恕著家戒道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擲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擲為布衣時過吾吾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非心所安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庾公乘馬有的盧伯樂相馬經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或馬一名的盧奴乘客苑主乘棄市凶馬也語令賣去庾示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

八集卷十四
四
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
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弟子云勿以
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
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
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
容立輕重於懷抱

阮長之爲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履出閣長之依事自列門
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悔闇

室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民後刺
史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然不自理更
市地造宅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
族崔謏者休偃還鄉將赴弔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戒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薰灼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
厚楊臨賀無乃爲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
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讒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嘆其
長厚

北史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
 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
 誣耳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
 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鼓栗殆不能言
 高允獨敷陳理事辭義清辨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
 震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乎夫
 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
 慟於鮑叔也

魏賈思伯北史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
 鳳葉竟無資酌之鳳質其衣物時語曰陰生讀書不
 免癡不知雙鳳脫人衣思伯為侍講傾心下士問曰公何以能
 累遷中書侍郎高孝文所知為侍講傾心下士問曰公何以能
 不驕曰衰至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行聞老婦人
 哭極哀公問姬何為哀傷如是姬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
 所以泣也問其居所在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
 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兵部員外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揖
 相次胡病危以二女託之皆絕色又與
 一珠及死財資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
 求配始歿以夜光含之胡親屬來殮之夜光果在
 宋史神宗嘗言呂公著其於人才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
 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辨博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
 以精誠博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
 敬服如此樂善錄周世宗性躁急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
 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淮南之役所獲敗卒
 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
 刃之下無橫死者其貴顯宜哉

雅量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復仇者不折鑽下雖有伎心者不怨駘瓦

漢書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數違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

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何復

所容西曹地恐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

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其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類此

綱目班超謂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

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

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謂

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竟失邊和

世說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視

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

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許司徒喪子董休昭與費文偉共欲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

軍請車蜀志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

替否外牧未試內幹機密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儲亮

教與草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遠而復

曠關損天遠覆而得中猶棄弊矯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盡

惟元直處此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

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

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及諸貴人悉集

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如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

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判也自是吾
意了矣

蜀志楊戲素簡畧蔣琬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曰戲慢公矣琬
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昔人所戒戲欲贊吾是耶非
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失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
曰作事潰潰誠不及前人琬曰吾誠不及前人

世說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
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
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
光乃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於人校

許侍中

操字
思文顧司空

和字
若孝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游宴集

容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
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
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
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蘓峻時遇害或
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
相歷和車邊和覓虱夷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
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
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王茂弘枕周伯仁膝指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

但足容卿輩百人

有人譏其穢達無檢節荅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干里一曲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渾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判優劣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嘗與謝晦傅亮宴聚晦亮才學辨博羨之風度常整時然後言鄭

之嘆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救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救訖

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意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

方以勅示客因舉醵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沈昭 畧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華林省孝嗣語昭畧曰見御使人思

復侯太初昭畧曰明府意復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

張士簡嗜酒疎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

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

復研問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漚行如此幸

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唐書太后謂狄仁傑曰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世說補范忠宣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食餽既不知身之在遠

宋史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後準托旦求使相旦不許準深憾之帝具道所以薦準者準媿嘆以為不可及

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

陸務觀容齋記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吾遇容而懽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遇吾前候虫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排諧者箕踞角觶者裸程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媠耶此吾所謂以情容之也世有報讒蒐慝習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

筆談王文正太尉飲食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試之以少墨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之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其粥子第懇公曰庖人所私食肉不飽可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斤今但得半斤食半為所瘦公曰此後料一斤半可也

八集卷十四
五音
記聞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顧他
燭然公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
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方正

史記趙良對商君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
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子果終日正言軼之藥也

漢書郎中兵嘗謂楊惲曰聞君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曰事何容
易經經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脚窶數
者也

馬援請行討武陵蠻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

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思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

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并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婿貴重奈何

何不為禮伏波曰我乃松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

涕泣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

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

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泣涕時耶章

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少女年

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嘗至九今八而止我君

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

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言，丹未之許也。」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艷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思，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吳志：顧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至，燕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嘗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

魏志：或問徐邈於盧欽，曰：「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為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晉書：荀顛謂王祥曰：「晉王尊重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乎？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祥見司馬昭，獨長揖，昭曰：「今日知君見顧之之重也。」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王

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桓公墓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下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故自不同乃更欷歔宋書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顧顛之獨不降意蔡興賢與愷之善嫌其風節太峻愷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齊書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謝滄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笑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唐書劉子翼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多不憾

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賊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卿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宋史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改不憂不富貴楊荅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天慶三館起居因駐

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
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
狀對曰其所守臣犯賊法當配宰相以親則不配其所守臣犯
賊不當免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
者寇萊公也

高宗時晏敦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只

夕可至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請勿復言玉露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
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

遣檜歸之謂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
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哀談鄧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
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

使復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

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

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天順日錄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

不振 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浮御史

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志稍

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啣之中貴乃悼惜

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

廣西總帥府一鄭宰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
可犯亦知牢觀醉後殺人鄭宰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

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去李山忠毅公來繼其
 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嗜德詢邊事有以鄭宰言者
 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
 鄭宰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清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
 可渝也公言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奈何宰
 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
 賢奕編昔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求見公曰
 某忝為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乃謂振曰陳祭
 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
 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
 往見以此故為祭酒十八年不遷

披沙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帝欲驗其
 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誦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
 忽蹶而死唐太宗時有胡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太史令傅
 奕曰此邪術也邪不干正試使呪臣必不能行如其言呪之奕
 都無所覺僧怒顛仆而死此二事大快人意宋陳仲微為莆田
 尉嘗斷一僧獄僧集眾揭榜呪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
 日首僧無疾而死此事又僻

穎捷

管子桓公與仲謀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管仲曰
 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
 是耶於是乃令之復役母復相代少焉東國郵至桓公問其故

曰臣聞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之也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淵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問而不閣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故曰伐莒桓公曰善乎以微射明此之謂乎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乎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賤賤昔者吳於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下戰為國多百里奚秦之飯牛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君使我求甯戚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有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呂覽齊桓公伐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昌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

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仲曰君令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曰君之揖也恭而足也徐見臣而有慙色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仲乃以容見音夫人乃以行步見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說苑所以尚於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馭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釐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

三國志黃祖長子射嘗與彌衡遊共讀蔡邕碑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因字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

如衡所書漢許馘太尉碑文諸孫再刻題碑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徐延休一見解曰乃許碑重立四字

世說揚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

使人題門作活字使出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閣字王
 正嫌門大也人餉魏主一格略魏主敢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解次至修修便敢曰公教人敢一口也
 揚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
 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鷄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
 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
 嚴操迴師時服其幾決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書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
 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魏書李惠刺雍州時有負鹽負薪者同息樹陰將行爭一羊皮惠遣

祖元珍為彭城王參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咏悲平城詩

彭城甚嗟其美欲使便咏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

悲平城為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

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

睢水裏彭城退謂祖曰卿當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

示堯山堂弘治虜使有一偶對曰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西
 匪聞之隨應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陸繁璠貞山幼穎
 悟同象孫會客曰圍棋賭酒一着一酌對云坐漏觀書五經五
 更又康棘為薪截斷劈開成四束對閭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
 間

令狐相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一尺
 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鉤兩
 日全諸幕賓莫能辨有吏使班蒙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
 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云冰旁水字二人相
 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鉤比

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

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湘山錄乾符末有客寓於廣陵開元寺不爲僧所禮一札題門

龕龍去東土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獨有沙彌

能解龕龍去矣合字時日隱矣寺字敬文不在苟字碎石入流

沙卒字此不遜之言辱我曹也

唐畫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嘉事邊城賜

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千言稱賀帝曰單賀未

了當賀以詩宮人迫公權應聲成詩云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

歸君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曰子建七步爾乃三步

有諺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

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祥醉脫鞞

露金闌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闌嚴密如此

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

相試耶衆乃服 李南公知長沙有閩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

塗膚青赤如歐傷剝其皮橫致膚上以火慰之則如

捧傷水先不下但歐傷血聚則硬僞者則不硬矣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

脩臣楊榮曰何如曰 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朝

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 陵遽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

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日隆

謙抑

易謙之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喻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無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

用侵伐無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管子釜鼓則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

水地云人皆也武王之為弟也今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

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

百我欲盡智而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馬以正吾身以定

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

呂覽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亦可以止矣

公曰不然士驚其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

縱天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

荀子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

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

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

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乃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

可涉也非惟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克盈天下且孰肯

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

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史記老子謂孔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

慾態色與滯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莊子老萊子謂仲尼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為君子矣

說苑仲尼曰史鱣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

能曲於人

人物志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卻至上人而抑下滋甚

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

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

代醉編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

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後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

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是結襪不始王生也

賢奕編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

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

言不肯下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

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不得口稱弼弼將自悟曰乃相公也

下馬伏道左公舉鞭去

敬慎

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荀子智者之

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務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惡安
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相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
謂不聞神將伺之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
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
德使人慕之持雌持下人莫踰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
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
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攻其所不能備其
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
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

說苑齊桓公爲群臣具酒管仲半棄酒公曰禮乎對曰臣聞酒
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機記年七十而敏慎益甚魯君問其故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
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蹉跌一食之
上豈不美哉尚防哽咽是以年行七十而恐斧鑕之加記何敢
忽焉成回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鴻鵠飛
冲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而席其
皮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禍罪不施也行年
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影枉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學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

上
史記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

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敬慎雖他皆如是萬

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

曰六馬慶於諸子最為簡易耳猶然如此張九齡傳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

數而後對以孔光兄弟妻子問溫室省中樹何木不答

楊子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悔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漢書陳遵嘗謂張練足下誦諷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

故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何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

練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齊書陳顯達自以寒門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

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豪侈顯達曰麈尾拂蠅是王謝家物汝

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文中子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

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

賈瓊問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沉乎利而諷之無

闕其撓何以息諉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

清節

蜀志郤正論姜維曰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衣服取供
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
然者非激貪勵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
漢書張奐擊南匈奴破降之羗豪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酌地曰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世說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
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
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檢歛也

頽延之曰清者人之正路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蕪歛自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
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

云人寧可使婦無暉耶范笑而受之

齊高帝鎮東府時虞玩之爲少府躡履造席高帝取履視之訛
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
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因爲贈履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
公之賜恩華俱重但遺簪敝屐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

魏裴楷爲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桂柱梁簡文帝
詩不舉胡威絹寧桂裴楷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簾因語恭卿東來故應
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即舉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閨
之曰本謂卿多故相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張思先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

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

牽小船於岸上住七賢論鬲令袁毅饋遺以營虛譽嘗遺山濤

至濤于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申如故

隋書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葢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

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

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

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者逸入田

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酌直而去

唐子西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

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

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東觀記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舟發

幾絕大舟張膠持布數篋與之曰石生堅

不恐行也遂不受

涉筆戰國策史舉以苛廉聞於世韓詩外傳有廉仁者山銳則

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礪則其德不厚苛廉二語罕用苛小草也

礪礪石也

賢奕編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在

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

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

苦椽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豪爽

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莫逆於心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

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鶚矣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象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俄而子來有病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此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将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固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仲尼曰孟孫氏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

世說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坐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玄德曰君有

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

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陳登下邳淮浦人處身循禮性兼文武有雄姿偉畧使功曹陳

詢季羽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在清修惡疾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青逸卓犖吾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

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漢紀世有三遊德之賦也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色體為
者易甚耳乃開後閣驅諸
婢妾數十人出任其所之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入欲共言
折陳以如意挂頰望鷄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
不得談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者不可不
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

終日共飲而醉列子子產相鄭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有弟曰公
孫穆好色子鄭因問以告之朝穆曰善治物者
物未必治而身交善善治內者物未必
禮而身交逸若欲以彼術而教我哉

阮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
不肯詣也

王徽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達王蘊字叔仁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張翰繼任不檢時人蹄為江東步兵
日使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王孝伯言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
可稱名士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荅曰速營糟
丘吾將老焉桓談新論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
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雷官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
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

都已悲夫

宋史陳亮之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
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方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
為正眸面盎背則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
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拓開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雅言雜載石曼卿以詩酒豪爽得名嘗獨行京師修有豪士載
曼卿抵大第施設錦繡延飲求書曼卿馮已筆筆驛等數篇贈
金帛可直數十百千不省所居他日復遇又以金數十兩贈云
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佳

碧溪詩話唐史載杜審言云吾文當得屈宋作衙官其孫乃有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見吾判且羞甫乃有集賢

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平書堂謂為造化小兒所苦甫乃有日

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也常應物逢揚州府詩
少事武皇帝無賴時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裁亡命兒朝旂檣蒲扇暮竊東隣
鄰可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屏驪山風雨夜長揚羽獵時

代醉編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累舉不第落魄不得志負氣惆

悵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畧西鄙意有雪詩云戰罷玉龍

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兒更向白

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曳之市而

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囊霄謀抗朝廷

連兵十餘年秦檜為國時有士人假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以

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

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者不以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秦
此舉亦有見哉

義槩

尸子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
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故務
先投水而殮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世說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
負對曰公戎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生戲語
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啓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
和布氣應化爲鳩至於識者猶增其眼

周處年少時兇疆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
逕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
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知爲人
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清河具以情
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
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之不彰耶處
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戴淵少時游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
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
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泣涕投劔歸機厲辭非常機彌

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下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

之士蔚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

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

寧為蘭摧王珣不作蕭數艾榮

南史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

堅執之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縝大笑曰

使范縝實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洪容齊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淺深也

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

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義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

慶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

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官身為帝甥主壻所以從史滅劉

惟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王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

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洵喬琳張均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

之丞弼而甄濟權皋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

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其止天冠地履乎

唐沈亞之馮燕傳燕魏人少任俠亡至滑見婦人翳袖而望者遂室焉其夫滑將張嬰也偃寢中嬰欲還轉匿戶翁後而中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乃斷其妻頭取巾去嬰竟論地將赴市有一人來呼曰母令不辜死以贖燕死詔免之嗚呼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之豪耳

朱子舉世無忠義這夢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論足以

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

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賊檜像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
坐於檜上持刀斫檜庶為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代醉編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
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
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
武召拜侍御史

縣首璣言五代葛從藺為忠武節度使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
不可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
待如賓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可因躍出而告
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而去不知所之此與左傳鉏麇刺趙盾
相似看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
之不可泯如此

勇敢

左傳晉卻克及齊侯戰於鞌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
而乘其車繫木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晉伐偃陽懸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鹿彌建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檜左執弓右投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

謂有力如虎者也尸子孟賁齊人力拔生牛角人謂賁曰生平
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為勇
此所以能攝一軍服猛獸也莊子女不知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恃其

才之美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燕丹子田光荅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宋臆脈勇之人怒而面青秦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老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異

淮南子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克力招
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御者曰虫知進
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勇力矣回車而避之由是

勇士歸之西京雜記廣陵王育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圃學格熊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

漢書甘延壽為羽林校尉石拔距絕於倫等嘗超踰羽林亭樓注

拔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能拔取之

王子淵洞簫賦云築師鬻博備以頓雜注云鬻夏育也博申博

也陸機夏育贊云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雜奮推

世說荆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

說舉龍文之鼎絕贖而死吳越公子慶忌萬人莫當走追奔敵手接飛鳥骨騰肉飛肘膝數百里

南史羊侃字祖忻膂力絕人所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嘗於袁州堯廟躡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

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北史推武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

未及泉復躍而出其健捷如此

北史沈光字總持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初建禪定寺其

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

繩諸僧驚喜光因取口銜竿而上直上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

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

為肉飛仙

朝野僉載柴紹弟某有材力輕矯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嘗著索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掾復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龍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敢近築圈以闔之令文問知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頓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確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設乃為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次之慈善書次之悌有勇

劇談錄咸通中左軍有張季弘勇而多力暮泊商山逆旅有媪謂其子曰惡人歸矣既而愁嘆咸有所懼弘問媪媪以新婦悖

道無敵對弘笑曰當為除之日暮婦人荷薪而歸後園有石於坐其上召而數之婦人謂弘曰只如某月日如某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弘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弘流汗神駭俱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演繁露令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頽籬注夏育衛人力舉于鈞鼎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驛者當為鼎子不應為等子也

詆傲

漢書息夫躬論議無所回避上踈歷詆公卿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皆外有直諫之名內實駢不曉事諸曹以下僕遼不足數如狂夫噪諫於東岸匈奴飲馬於渭水使邊境雷動四野風起

京師雖武蠶精兵未有能窺左右足而先應者也司馬法舉足曰跬跬三尺

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亦作頓荀子不積頭步無以至千里漢書亦作窺孔叢子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

世說彌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

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彌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

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彌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彌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

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人問彌正平荀足蓋當世乎彌荅曰文若可借面弟喪雅長可使盜厨請客其意以苟但有貌趙健啖肉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

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相周旋王中郎與相得王謂林公誌韓林公道王云文度著臆額拔左傳

使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

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

儁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詞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

陳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如此

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為無復謝語晉隆和平河東裴啓

言語應對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遂流行後說大傳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賦王珣為之賦謝公

加以與王不平乃謂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
守 幾人有罷中宿縣諸安者安問其歸資荅曰嶺南凋弊惟有五
百蒲葵弱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
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矣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
瘡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
虛價於百金土之愛憎予奪可不慎哉

晉書王徽之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荅曰似是
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
知生馬知死嘗從冲行暴兩徽之下馬持入車中謂曰公豈得
獨擅一車冲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訓荅
直高視以手版柱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劉真長始見王丞
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洵劉出
人問之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謝嘗語顛曰得道
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徐常侍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

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沈約嘗侍齊高祖讌
與帝疏宋事少帝三

事約謂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羞死國史補唐
德宗謂崔叔清惡詩何用進時謂准救惡詩

江從簡是光祿葦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

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

嘆其也撫言皇甫湜與李生書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讀詩未有
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

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
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許敬宗多忘人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

摹索亦可識比夢羅隱恃才傲物落第黃冠事平朝資議欲官
之常貽範阻之曰某曾與同載舟人告云此有朝

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
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批棟也不果召

琦玕子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奸謀庶官爲禁

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恨賢哲化為庸愚人民
為狂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廝皂化為將相
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原野化為狴犴江湖
化為鼎鑊祠廟化為宮寢公能記於此乎

子不聞往昔之化也州里之內往戰門閭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
游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
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蒼
叢不能蔽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
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
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露非衣裘也耶

唐書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云海上釣鼈客宰相問
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釣線對曰以風浪送其竿乾
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釣相又問曰以何物為餌對曰
以世間無義氣邪人為餌宰相默然

揮犀曹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無貴賤皆稱
我號許我公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
驢欲徑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曰我無求於丞相丞相招
我未若如此但須我去耳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
曰許市人耳惟其無所求終不可屈况以道義自任者乎

桐江詩話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誚
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鬣關

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
呼之曰說法馬留又奏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歲

不能對一日邵堯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卷鬚社人目
之曰秦氣獅子仍作對曰秦氣獅子作知州惠卿街之諷部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遂為壘粉魏泰場屋不得志喜偽作他人著
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將錄盡假
武人張師正自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用私喜怒後作碧雲駿假
毒堯臣恭魯布婦弟昭陵時有御馬名碧雲駿以旋毛貴用以
名書者詆當時昂貴之
人然其意專在范文正

假譎

晉書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賄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詐之見詐果喪其賂白帖宋鄭鮮之為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

典人皆依違鮮之難必切至時謂格佞

趙策或謂建信君曰並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

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

之事有不可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

楚策魏王貽楚王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悅之也愛之甚

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

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鄭褒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

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褒曰美人見寡人必

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矣

漢書樓護時王氏方盛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盡

入其門惟護咸得其驩心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用也時王後魏宗室順謂舍人

王我直人不受曲拜

世說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

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

相報執者信然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

實謀逆者挫氣矣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

題其主背以狗口行小解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類此也

又常云我眠

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術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纔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

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

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罵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燕策張丑質於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曰燕王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王欲得之我已亡

之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妾且死子賜亦且寸絕乃出之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街之崇病戒諸子曰張丞

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

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

矣若顧此當錄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

先礮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嘗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

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

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以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剛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唐書王鏐淮南節度有遺所匿者焚也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拘驗之

玉泉子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闕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出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鑪對眾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

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傾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

宋史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萬眾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而釘貼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歸田錄楊文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
 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上在禁中既見賜
 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
 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
 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

筆談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
 書與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敘致詞
 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
 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
 因命寬宥

包孝肅尹京兆號為明察有編犯法當杖脊吏受賂與之約曰

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弟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
 亦決杖既而包引因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
 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
 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
 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

升庵集為有羔膝繩營狗苟小人禽態
 乎俛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韓
 送窮繩營狗
 苟驅去復來

北夢瑣言李克用遣人入魏博覘云有旗幟來往晉三日劉鄩
 一步一計更令探審果縛芻為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
 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曹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
 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陳水紀聞種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欣然移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也

純謬

世說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

魏既后惠而有色先為表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屬鄰也令疾召離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

